政學錄

自序

嘗讀左傳子產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又讀朱子語錄曰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細味兩賢之言無非於心術微密之地徹底打透舉斯加彼推己及人此明德新民致知格物所以爲大學漆雕開於斯尚有毫髮之疑即不敢輕仕而況其他乎余未嘗學問即入通籍操刀使割慄慄危懼念以政學猶愈不學

又恨學不知要未免玩物喪志昔在水部集有時務數卷又益以呂叔簡余健吾兩先生治譜政錄退食之暇不時捧閱就正先賢以求寡過但根本既闕徒滋枝蔓正朱子所謂今世人士開口便說利害把筆便述時政終濟得甚事者二十年來碌碌風塵日月蹉跎身世無補可不愧哉可不懼哉書之篇端以誌吾過棘津鄭端書

政學錄卷一

棗強鄭端輯

內閣

今之內閣卽虞揆殷衡周宰之職也治亂安危恆係於斯

我

世祖章皇帝時內院諸臣俱在內直辦事凡部院衙門啟

奏本章卽日看詳票擬面賜裁決政本之地嚴密神速其

意深矣而官職體統則因明制爲損益　按明初凡入內

閣云直文淵閣得預機務點檢題奏擬議批答凡上所下

一曰詔二曰誥三曰制四曰勅五曰册文六曰諭七曰書

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皆審署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一曰題二曰奏啟三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曰文冊七曰揭帖八曰會議九曰露布十曰譯皆審署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東宮出閣講讀領其事敘其官而授之職業凡修實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錄成呈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請謚並擬上焉凡圖書繕寫讎校皆課而察之凡郊祀巡狩親征扈行凡纍朝御文實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籍而藏之凡會勅稽其由狀而敘述上請焉凡禮部會試廷試貢士國子生月課歲貢生廷試夷館譯生皆總領之其屬制勅詔旨誥

命册表寳文玉牒講章碑額題奏揭帖一應機密文書及
王府勅符底簿誥勅房書辦文官誥勅番譯勅書幷夷書
揭帖紀功勘合皆稽按典故起草進畫若漏洩稽緩遺失
妄誤皆有罰

六部

督臣盧興祖疏曰法令煩多則內外衙門在大官則惟例
是遵每多駁查之煩在有司惟功令是畏有不遑救過之
慮豈能計及民生之休戚而施撫字之仁且因叢迫之際
以致左右作奸則民生愈受其困夫滋弊緣於多法則救
弊惟在減法有不辦而自明者矣今將六部見行事例令

其逐件講求如書云刑故無小宥過無大止將貪暴奸私明知故犯者按例處治其餘因功獲過之事概免瑣議減之又減至於必不可減而始存其大且要者是則法令簡明大官易於綜核有司得以展舒始能共識撫字之術以施實澤於民　台臣田六善疏曰近日吏部用人行政或有偶出意見或有實係過誤得幸奉

旨率皆循之為例例既無所不有弊故無所不為可重可輕可上可下

皇上不得而詰之吏部曰有例在也科道不得而糾之吏部曰有例在也抑知其意欲如此則有此例意欲如彼則

有彼例哉且頭緒紛紜册揣充棟司官有時而忽堂官何由而知日見處分究竟弊不可除請將從前諸例何件係
請
旨定者何件經部院科道條陳準行者彙集一册其餘吏部日行之非不得槩引爲例堂官一覽可悉則弊端不禁
自清

吏部

選法　銓選舊例大選官員單月十五日投供點卯雙月二十三日卽於點卯各官內論次序在先照缺分封缺簽二十五日除選急選官員雙月十五日投供點卯單月二

十三日於點卯各官內論咨文到部爲先後對缺封缺簽二十五日補授俱親自領憑赴任順治十八年七月科臣張松齡條陳以點卯候選旅寄京師資斧告竭安保其不揭債覬後日取償於地方且聚各省之官眈眈候選必生覬倖之心尤爲不便遂改爲在籍候選康熙二年五月科臣于可託又條陳寄憑之法其弊百端諸如死者授生者之銜進士除舉人之官以及革出復選冒名頂充種種舛謬或人居數千里而選缺又居數千里發憑必到原籍然後領憑再赴任所往返萬有餘里非經年跋涉不能到任而地方已經年闕官再或丁憂事故則闕官不止經年

即云候選各官若有事故令該督撫隨時報部以憑扣選保無報文甫去而選憑即來者乎迨繳憑更選又遲延數月矣奉有官員在籍候選每有事故遲久貽誤著照于可託所奏行之

旨各省應選官員齊集赴部仍照前投供點卯四年正月以直省候補及考定職銜官員俱令至京守候無期酌量一年出缺之多少應截留者留京其餘官員俱令回籍如出缺多所留之人不足即預行奏明將應選年分在前者行文取來候選如有丁憂事故患病亡故者令其預先即取甘結報部六年五月吏部疏稱凡官員缺出無有定數

俱約略咨取候選如缺出少者亦有不能就選以致年久守候或出缺多者見在之人不足咨取之人又不及到以致懸缺投供候選倘年分在前之人續到又照年分取選其先到者反落於後除在京大小官員俱係以京官選補仍令其赴京照例選補外嗣後凡初授並候補各項官員俱令各留原籍其初授之官照依年分在前者挨選其候補官員照文到先後挨次補授發憑原籍該撫遵限勒催赴任候補各官文到先後補授之時仍隔五十五日選補至初授候補各官如有丁憂患病等事該地方官隨申報該撫該撫將本官遲悞情由報部以憑註册扣選如有遲

延不報者以疎略之罪處分奉
旨依議隨復寄憑候選八年四月台臣戈英又疏稱選官
亟宜察驗寄憑必不可行奉
旨仍令人文赴部候選吏部約略出缺多寡截取數目通
判共一百五十四缺應截取三十名知縣共一千一百五
十缺應截取五百四十名布政司經歷共十四缺應截取
六名布政司理問共十三缺應截取六名鹽運司通判共
九缺應截取五名州同共六十二缺應截取二十名州判
共七十六缺應截取二十二名都司經歷等缺共九十二
缺應截取二十三名縣丞共三百三十九缺應截取一百

五十名府經歷共一百六十缺應截取三十名正九品主簿等缺共八十五缺應截取二十三名從九品吏目等缺共一千二百五十二缺應截取三百名未入流典史等缺共一千九百三十缺應截取六百名則又改爲按年截留人文赴部候選此新舊選法之大略也

考課　考課之法原係六年京察三年大計五年軍政康熙元年七月因京察大計多有營求徇庇被處之官縱有屈抑不準申辨無罪被誣者甚多奉

上諭停止內外大小官員除議處罰俸實歷俸三年已滿者考滿分別去留以昭勸懲應列五等看語辨事一等稱

職者加一級辦事二等稱職者紀錄一次辦事平常者仍留原任辦事不及者降一級調用不稱職者革衙門之職過缺陞轉照考語次序一等者先用二年四月會覆科臣薛奮生條議以部院各官未及三年陞轉者多不與考滿又增定一年考核三年四月部覆台臣張冲翼疏限定一二等員數不許額外冒濫奉

旨以一二等者甚多遂令部院督撫保奏事發一並治罪

十一月又奉

上諭於四年內考起到任不及三月者不考以後三年一次彙考一年考核停止在內部院官員仍照前例每人一

本一齊具題在外一省文武官員一等者一疏二等者一疏平常者一疏辦事不及者一疏不稱職者一疏每省各彙齊具題其辦過事件功過亦造册與題疏一同移送部院仍照例覆考具題四年正月台臣季振宜條陳以部院大臣上疏自陳不過鋪張履歷表裏羊酒旋已盈門是以一篇之虛文而博

朝廷之實惠至於司屬各官全憑堂上官斟酌等第堂官屬官朝夕同事時時接見一旦盡破情面皆出至公難乎易乎況一等二等即可躐等陞轉人心既不淳朴仕進復慮艱難欲其息奔競安義命豈可得耶今年正月二十日

始迄四月終止此六七十日皆自陳考滿之月也一八一

本當以數千計臣思

朝廷一日萬幾六部覆奏殷煩倘亟亟皇皇日事考滿推敲等第斷難草率滿漢章奏何等紛紜勢必諸務停閣臣恐叢脞之虞反從此生而有用之精神徒耗於紙筆矣又加縣官考滿一由廳二由府三由分守巡道四由按察五由布政六由督撫是一縣官考滿所歷要緊衙門凡有六處此六處者欲盡皆潔己奉公不受賄賂不聽情面一憑公道清議品隲優劣能乎不能乎既不能潔己奉公層層剝削極於縣官而止縣官豈皆溫飽素封之家縱溫飽素

封又何肯捐己家貲奉媚上官勢必橫加征派侵欺錢糧從知縣之考滿遞而數之凡府廳守巡道布按之考滿求其出於公道淸議也難矣揆厥由來總因考一等二等者卽得越俸陞轉故其奔競鑽刺如夜蛾之投火若悃愊無華稍以百姓爲心稍以廉恥爲事則曲往下考仰屋長嗟又綠旂官兵如單丁一人每月所恃者三斗之米一二兩之餉卽一家數口每月所恃者亦三斗之米一二兩之餉全藉領兵官愛養調護按數給發以救其嗷嗷待哺之急今副將參遊以及守備等官類皆考滿使總督提督一塵不染貪緣打點無從而入上下優劣等第盡憑公道斯亦

可矣若總督提督苟懷不肖借端需索副將以下各官復圖一等二等以規功名捷徑武職無錢糧之可侵欺百姓之可魚肉勢必扣剋此窮兵三斗之米一二兩之餉倘起意外之盜賊有需征剿而精神膂力消於飢寒盔甲刀槍鬻於典獻貽悞封疆正不能無杞人之憂矣伏乞立停考滿之法申飭羣工循名責實安心辦事歷俸深者自有應得之陞轉歷俸淺者可息躁進之妄想省事清心莫大於此矣隨經會議停止考滿復行京察奉

旨自康熙四年算起從今以後六年將內外官員俱行考察五年正月以考期太遠恐爲積弛之患將考察年分改

於康熙元年起仍爲六年於康熙七年考察六年二月又

奉

上諭京察大計及軍政俱應於今歲舉行議照舊例滿漢官員有公差丁憂養病侍親給假裁缺候補降調未補者俱應見任衙門註考其陞遷降調已補官員在內離任半年者於新任衙門考察離任不及半年者原任衙門考察在外離任一年已上者不必原任註考應於新任註考不及一年者仍應舊任註考俱照八法處分年老有疾者致仕貪酷者革職提問罷輭無爲及素行不謹者俱革職浮躁淺露才力不及者降級調外用外官卓異優選賞服各

衙門註考如有徇情庇護者部院科道據實題參處分之官有妄行造言奏告者重處武官龍鍾衰邁者照老疾例勒令休致輕釋率妄者照浮躁不及例降調庸懦無能者照罷輭例革職贓私狼籍者照貪例革職追擬酷而有款者革職提問恣睢虐下者照酷例罷職不敘至敗倫傷化行止有虧者照不謹例革職自此考核年分算起六年一次考察京官三年一次大計外官五年一次考選軍政則又變考滿之法而各復舊例矣

戶部

錢糧總歸戶部　康熙二年四月戶部會覆科臣吳國龍

條議將一應錢糧俱歸戶部總理責令各撫將府州縣衛所丁地各若干應徵本折錢糧各若干及不在丁地之內雜項租稅各若干分別起存將賦役全書訂後續增添丁地錢糧數目一幷算成總數每省各造一本簡明賦役之書明白刊送戶部較對前訂賦役全書以作查核之據諸凡內外催提徵解錢糧俱稱爲丁地錢糧名色至於易知由單內止開丁地銀米各若干須發民間其餘別項名色一槩停止外省兵餉戶部每年正月全撥餘賸全解戶部各部寺應用錢糧年前將銀兩物料等數目算明具題戶部照錢糧解到陸續給發仍令該部寺年終將收放細數

查核明確題報

錢糧出入數目　康熙四年十一月戶部疏稱國家錢糧必量入爲出始無匱乏之虞今將康熙四年出入數目通盤核算一本年入數直隸各省地方丁地雜項共銀二千九萬六千一百餘兩正雜鹽課等項共銀一千三百二萬六百餘兩各關稅銀六十二萬七千九百餘兩當稅錢息銀五萬三千九百餘兩如裁官經費師生空缺雜稅贓罰并各年各項未完又奏銷存賸等項原無定額俱俟年終報到查算今將已報到各項數目計算共銀一百四十二萬八千八百餘兩以上通共銀二千五百二十二萬七千三百

餘兩內除撥過各省各年兵餉并採買織造等項不敷銀共三百一萬四千八百餘兩尚該銀二千二百二十一萬二千五百餘兩此見在入數之大略也以本年出數計之一各省鎮十分兵餉據該督撫報到確數共該銀二千二百五十萬九千七百餘兩一諸王以下滿洲官員命婦俸餉約計該銀九十八萬二千餘兩一漢文武官員俸薪約計銀四萬餘兩一披甲兵餉并京營兵餉共該銀一百五十二萬二千二百餘兩一八旗射箭及差往公幹路費月費等約共五十萬一千八百餘兩一京通辦買豆草約計共二十餘萬兩一江南浙江織造採買紙布等物約計該

銀四十萬餘兩此本年出數之大略也錢糧所入不敷所
出奏
旨會議戶部再四思維並無另有充足之策但在外官兵
似屬甚多應照各省衙僻酌量裁減又將在省駐防官員
及滿洲漢軍官員等家口馬匹酌量裁減而冗兵冗費一
時裁汰殆盡從此量入為出永無匱乏之虞矣　按明季
正德年間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將軍中尉二千七百
文官二萬四百武官十萬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
萬六千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其祿俸糧
約數千萬天下夏秋稅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

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極盛之時業已如此迨相沿既久文武官益冗兵益竄名投占徒煩抽補召募名數日增而實用日減加以冗費無經財安得不盡民安得不窮

本朝有鑒於此蚤議撙節其思深哉

定限催征　催征之法明季萬厯以前俱係本年十月開徵至次年歲終奏銷遇農忙之時則停催科以養民力不使匱竭俾一年所積足完納國課不必稱貸於人不至變產賠補是以下不迫而上有餘至明末兵興糧餉漸加遂至預徵其後習以爲常我

朝定鼎以來兵革未息餉不可廢故因循未改　康熙六年五月順天府尹李天裕條陳疏稱征收錢糧正項之外復有雜項雜項之外復多勒索如兵馬經臨除糧草供給外有槽鍘人夫之派官寮過往除下程小飯外隨有公館安置之派起解錢糧除額設水脚外復有幫貼盤費之派差提兵餉除按數徵解外又有來差飲食之派諸如此者無年不徵無月不派歲無甯日百姓困苦職此之由臣查賦役全書有夏稅秋糧項款正項雜費皆在其中臣請夏稅定於五六兩月秋糧定於九十兩月俱各照全書款項納完其餘月分不許徵收限內如有不完即將里書里長

枷責示懲限外徵收收即許小民訟告題叅治罪庶開征有
不易之月分而民知有一定之輸將雖有墨吏亦無以肆
其奸矣部覆奉
旨這徵收錢糧著照李天裕所奏夏稅定於五六月秋糧
定於九十月　科臣姚文然隨又條陳以催徵兵餉舊例
四月內完三分之二八月內全完舊限完項在八月新限
開徵在九月相去時日不甚相遠或可隨收隨解不悞軍
需若明年兵餉開支在於正月而民糧開徵在於五六月
相去將及半年安能隨收隨解不悞軍需乎臣查每歲兵
餉約計二千餘萬以一季算之應得五百萬除今年各處

裁兵節餉定額未到難以預算約略計之明春一季餉銀恐尚需四百萬也又查各省錢糧除地丁外其餘最多者為鹽課次則關稅又次則蘆課錢息當稅等項有定額之銀每歲約共三百九十萬餘兩然或按季徵收或逐月收取合之雜稅贓罰原無定額等項約略來春一季所入不過百萬餘兩合計來春一季所入較一季所出約需預措三百餘萬兩若待臨時督撫題請則軍需孔亟勢不能為無米之炊恐將

恩綸定限不得已又議變更豈不虛我

皇上愛民緩徵之良法美意乎請

勅部速行酌議但使來春兵餉措處有法則五六月內所徵春季之銀便足以撥夏季之餉此後各季兵餉俱係先徵後撥源源不匱可以行之永久而軍民咸賴矣　戸部議覆查得康熙七年正月至五月約該餉銀七百五十餘萬兩康熙六年各省減省錢糧有陸續報到者亦有節減與例不合又經駁囘者雖有查出各項存賸錢糧俱係零星之款止可補不敷之數萬不能得撥明年自正月至五月七百五十餘萬兩之餉至於夏稅秋糧二項查賦役全書內如江南之安慶徽州甯國池州太平廣德州鎮江等府州湖廣廣東江西山西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等省俱不

分晰夏稅秋糧如江南之廬州鳳陽淮安揚州江甯蘇州松江常州等府直隸浙江山東河南福建陝西雖分晰夏稅秋糧其夏稅僅有十分之二三秋糧則有十分之七八計算五六月所徵夏稅爲數甚少萬不能供上半年兵餉之用此外雖有鹽課關稅等項亦須按季徵收贓罰雜稅原無定額而兵餉係計口授食之需安能久待該臣酌議得若仍前將錢糧定爲三分四月完二分八月內全完爲限太迫小民未免受催科之苦今照錢糧考成則例俱以五分爲率徵收錢糧亦以五分爲率不必分別夏稅秋糧每年於四月內徵收二分五釐九月內徵收二分五釐全

完令有司將徵過錢糧如期起解以濟兵食如是則民之
催糧可寬而兵餉亦不致有悞矣奉
旨前因未收穫以前徵糧苦民故令俟其收穫將錢糧定
爲春秋二季徵收今爾部定分數徵收不合著仍遵前
旨行這撥春季兵餉著於裁扣節省錢糧及見在錢糧酌
撥　後戶部于恭請酌復舊章等事案內議覆夏稅五六
月始行徵完撥解雲南等省兵餉必需數月方到致悞半
年兵餉秋糧九十月內徵完起解亦需數月年終方到且
正月至六月難得此撥給錢糧兵餉關係重大徵糧之處
應照

世祖皇帝時定例行等因奉有
俞旨仍照舊催徵　九年閏二月科臣吳國龍條陳疏稱
緩徵之所以難行者只在首年春季兵餉無從出耳臣查
戶部疏內康熙九年兵餉歲需錢糧一千六百餘萬春季
約需銀四百萬餘兩今酌撥九年兵餉疏內見撥八年以
前存賸銀三百二十餘萬兩則是九年春季全餉所少者
不過八十餘萬兩耳而八年錢糧除撥過九年兵餉外約
尙存賸六七百萬九年錢糧除撥過九年兵餉外約尙存
賸八九百萬而淮浙鹽課等項尙在外則及是時而行緩
徵之仁政以大暢我

皇上愛民如子之盛心豈非萬世一時哉或以爲協餉與本省兵餉不同若遲至四月開徵恐於起解遠省夏季協餉反致有悞臣又查雲南貴州等處七省協餉共計三百七十六萬餘兩每季約協餉九十餘萬如十年分春季兵協二餉俱於九年分存賸銀兩撥給外仍將九年分存賸銀兩再撥九十萬兩與十年夏季協餉是合十年分春季兵協二餉及夏季協餉共撥九年分存賸銀不滿五百萬兩較之康熙九年分撥餉疏內所撥上年存賸之數止多一百八十萬兩而緩徵之法可行協餉之期亦不悞矣

戶部議覆查得各省兵餉一季需銀約三百六十七萬餘

兩并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四省所徵錢糧無多全資協餉若照有錢糧之省於四月內開徵解送必致耽悞不得不預撥春夏二季若預撥又需銀八十七萬餘兩若各省一季雲南等四省二季錢糧如此預撥共需銀四百五十四萬餘兩其康熙九年分撥賸銀九百餘萬兩既足撥給十年分各省兵餉應準科臣條議但九年存賸銀兩雖有額數倘遇水旱災傷百姓拖欠缺額亦不可定且或有緊急事務則致耽悞今科臣條議不便遽行仍遵前

旨於錢糧充足之日奏請舉行可也奉

旨依議是緩徵之法尚有待而國計民情兩不相妨然後

可以經久無弊酌盈濟虛是在持籌者加之意而已

漕糧　科臣徐惺疏稱明初漕運舊例俱民運交淮徐臨德四倉軍船接運入京通二倉名爲支運歲四運以抵通州至宣德時民運至淮安瓜州補給腳價等費兌與軍丁而直隸各省軍各於附近水次領兌名爲兌運成化時復罷瓜淮兌運令裏河官軍駕江船於江南水次受兌長運至通則今日見行之法也　按明季運法凡五變一海運二海陸兼運三支運四兌運五改兌其實運法凡三變初海運再海陸兼運三漕運已而漕運之法又二變初轉運再兌運已而兌運又有支兌改兌遮洋一總猶海運但不

自太倉開洋遶出登萊大洋只從天津入海運至薊州耳

轉運雖變爲兌運而淮徐臨德四倉尙存改兌卽改支兌

者爲兌運其爲兌運一也非變也今考洪武末及永樂初

蘇松浙江歲糧俱輸納太倉由海道達直沽洪武中航海

侯張赫舳艫侯朱壽永樂初平江伯陳瑄皆督海運及建

北京江南糧一仍海運一渡江由淮入河抵陽武陸運至

衛輝沿衛泝潞達通州永樂五年議者言北京軍餉河運

不能給須兼海運今海船少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

設官專領事不歸一請於太倉設海道都漕運使司擇文

武大臣中公勤廉幹者充使行移如布政司提調各衛所

海船并出海官軍文皇令再議九年始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十六萬五千八濬元會通河自濟甯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以通漕舟十年禮言海船造辦太迫請造淺船五百由會通河運淮揚徐兗諸郡糧百萬石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瑄等始議轉運蘇州等府并兗州送濟甯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交收浙江并直隸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運至通州名爲支運一年四轉十三年增造淺船三千餘乃罷海運遮洋船兌三十萬石內六萬入天津倉二十四萬直沽渡海入薊州倉江南巡撫周文襄議

裹河民運多失農月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腳價兌與運軍衛所出通關付繳宣德八年參將胡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就本司府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甯其餘水次倣此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交兌裏河官軍將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爲差十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軍名爲改兌總漕林𤀹龍疏稱東南歲漕四百萬石轉輸天庾關係軍

國大事凡在漕儲等官首討空船蚤回抵次修艌冬兌甫畢督閘開幫節節催趲處處鞭驅循環不斷方副一年定限以一歲言之北地風寒十一月結冰天津臨清迤南一帶從無不凍之河到二月方開一歲之中止得八箇月工夫往返六七千里水程而逆風暴雨不能挽拽耽閣時日尚不與焉通漕計船約有六千餘隻少有稽阻到通必遲到通遲則回空必遲回空遲則歸衛必遲歸衛遲則修艌必遲修艌遲則起兌必遲起兌遲則受兌必遲受兌遲則開幫必遲卽使晝夜不停責以冬兌冬開之限五月間盡數過淮萬萬不能若一遇凍阻沿河敲冰費盡官民之力

終無濟於漕限㷀拘於有數之日月也　康熙五年起運漕糧數目山東省該運北正耗尖米二十四萬七千三百六十六石零河南省該運北正耗尖米一十九萬一千二百七石零浙江省該運北正耗尖米六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石零江南省除截留京口兵米五萬三百八十七石三巡撫所屬該運北正耗尖米一百六十四萬二千四百四十五石零江西省該運北正米四十四萬六千八百六十二石零　六年十月台臣田六善條陳倉糧乃披甲兵丁計口授食之需米溼則虧損於挹爛米土則折耗於簸揚在富者已費支吾在貧者益滋困苦臣謂欲使倉糧

必潔必乾斷斷當自清理倉廒爲始臣請以漕運則例言之經紀運米至大通橋大通監督查驗米色除土溼不收外每船掣㩧四袋如不足數照船算賠此責在經紀之當嚴也車戸運米至各倉各倉監督查驗米色除土溼不收外每掣㩧一袋如數不足照車算賠此責在車戸之當嚴也是溼米不得進倉矣卽偶不及察而有溼倉中定有三曬之例夫米果三曬豈得復溼是土米亦不得進倉矣卽果不及察而有土倉中定有三揚之例夫米果三揚豈得復土然揚曬終屬虛文食米究多土溼者則何也其一在廒貯不清臣查循環冊籍有此廒舊米尚存復入新收者

有此厫未經放完又開彼厫者將責之前官乎則後官亦有新入矣將責之後官乎則前官亦有舊貯矣前後混牽歷年不明數且難明米之土溼從何考之臣謂一厫宜清一厫之數臣查今歲京通兩倉約進米二百八十餘萬石臣查每年額支米約一百五六十萬石如放潞糧動到一二百萬石不等倘舊米挨次而出新米挨次而入前後騰挪厫亦足用如放潞糧則一年所收米數一年可清即不放潞糧則一年所收米數二年可清果如此行不惟米之土溼難掩且倉糧無日久短少之弊矣其一在責任不專臣見戶部題差監督丁憂事故既不能定則前後差遣自

不能齊或有一年糧未收畢而已更者或有一年糧已收畢而未替者前官欲盡職乎後官若有懈弛未必不累前官矣後官欲盡職乎前官若有空隙未必不累後官矣交代難明遂生推諉推諉相沿米有土溼誰其問之臣謂一官宜凊一官之事京官差委不比外官朝受命而夕可受事矣一年之米即宜責之一年之官即有丁憂事故後官止應補足前官齊年之數如天字廒收米若干石即註明經管官某人吏某人餘廒倣此造册達部如此廒有土即責之此廒官吏彼廒有溼即責之彼廒官吏果如此此行不惟米之土溼有歸且各官無彼此推卸之地

矣抑臣更有請者積貯者所以備不虞也臣查前朝京倉實在厫一千四百五十四座我
朝京通二倉共計實在厫止四百餘座放常支則一年之米不足供二年之需放撈糧則一年之米止足敷一年之用蓄積全無關係匪細此後應如何酌量節省供新
皇上一併勅部議覆施行　隨經部覆查經紀車戶運米橋倉監督掣摯短少照數算賠並米石曬揚乾潔進倉挨舊放完再收新米俱係臣部已定見行事例無庸查議至此厫未經收畢又開彼厫等語查放米之時每倉按字號照所放米數坐派厫座給放此厫米石未完之先不許再

開彼廒並毋得揀越支領每放米之時給示禁約應移咨倉場再行嚴禁每廒收米若干註明經管官吏人役係現行則例其一官宜清一官之事查各倉之差定作三年之役更換一次今一年不能一清仍於差滿之日將存倉米石撤底清楚交與新任官如米內有攙土溼短少即將經管官吏人役議處已有定例應仍照前遵行其在差有丁憂事故新官替者亦止接管補足前官年限庶責任專而不致推諉至稱一年之米放常支不足供二年之需放撈糧止足敷一年之用此後應如何酌量節省等因查漕米起運進倉俱有定數其一應官員俸米并披甲人役米石

俱各照官員品級披甲人役數目支給無可另有節省者也

鹽課　四鹽差長蘆兼轄山東共課銀五十餘萬兩河東兼轄山陝共課銀三十餘萬兩兩淮共課銀二百餘萬兩兩浙兼轄江南四府共課銀四十餘萬兩廣東廣西福建三省鹽課共有二十餘萬兩

關稅　康熙八年關稅數目崇文門額稅八萬五千兩零左翼稅差六千兩右翼稅差六千兩張家口額稅一萬兩殺虎口一萬三千兩滸墅關額稅銀十四萬兩零蕪湖關額稅銀十二萬兩零北新關額稅銀九萬兩零九江關額

稅銀九萬兩零淮安關額稅五萬兩零太平橋額稅併鹽
利銀共四萬兩零揚州關額稅銀三萬兩零贛關橋額稅
銀三萬兩零天津關額稅銀三萬兩零西新關額稅銀二
萬兩零淮安倉徵收稅銀二萬兩零臨清關額稅銀二萬
兩零鳳揚倉徵收稅銀二萬兩零宅運廳額稅銀六千兩
零居庸關額稅銀三千兩零徐州倉徵收稅銀三千兩零
德州倉徵收銀七百兩零

錢法　寶泉局每年各關解納銅觔計二百二十八萬五
千有奇額銀一十六萬兩寶源局每年各關解納銅觔計
一百二十萬額銀八萬四千兩每文鑄重一錢四分作銀

一釐每銅百觔除去耗銅及扣給工料而外實繳靑錢七千五百六十二文值銀七兩五錢六分二釐每百觔除去銅本七兩止得三錢六分二釐每計二局三百四十八萬五千銅觔之數僅得一萬二千餘金之息　科臣姚文然疏曰錢之爲物少則疏通多則壅滯何也曰貯之者少也官庫富室朝收夕放銀藏累代錢散目前此其一也曰運之者少也質重值微運艱脚費銀行萬里錢行百里又其一也曰用之者少也置產經商多處不用觔鹽斗米用處不多又其一也有此三少之故則其物不可以過多多則必滯乃自然之勢天也非人之所能强非法之所能通也

伏乞
勅部速議各省開鑄應停者停應減者減各從其便國計兵民俱有利益矣

禮部

祀典

國朝祀典大約因明制為損益故儀節品數亦大槩可以參考按明初郊廟社稷先農為大祀已而改先農及山川帝王先師旗纛為中祀諸神小祀後以朝日夕月天神地祇為中祀大祀致齋三日中祀二日祀有牲牲四等曰犢曰牛曰太牢曰少牢色尚騂或黝天地日月加玉焉玉三

等曰蒼璧曰黃琮曰玉牲大祀入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祀有帛大祀中祀京師用制帛制帛五等曰郊祀曰奉先曰禮神曰展親曰報功小祀素帛禮佛帛王國司府州縣亦用帛小祀則否凡祀有樂樂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奏樂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皆八佾佾有文有武先師六佾佾去武小祀則否　南郊皇天上帝南向東一壇晝明西一壇夜明東二壇二十八宿西二壇雲師雨師風師雷師北郊皇地祇北向東一壇中嶽東嶽南嶽西嶽北嶽西向西一壇中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東向東二壇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西向西二壇大江大淮

大河大漢東向　東嶽泰山之神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致祭西嶽華山之神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致祭南嶽衡山之神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致祭北嶽恆山之神在山西渾源州致祭中嶽嵩山之神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致祭東鎮沂山之神在山東青州府致祭西鎮吳山之神在陝西鳳翔府隴州致祭南鎮會稽山之神在浙江紹興府會稽縣致祭北鎮醫巫閭山之神在遼東廣甯致祭中鎮霍山之神在山西平陽府霍州致祭東海之神在山東萊州府掖縣致祭西海之神在山西平陽府蒲州致祭南海之神在廣東廣州府致祭北海之神在河南懷慶府濟源

縣致祭河瀆之神在山西平陽府蒲州致祭江瀆之神在四川成都府致祭濟瀆之神在河南懷慶府致祭淮瀆之神在河南南陽府唐縣致祭　歷代帝王廟歲仲春秋遣大臣祭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帝金天氏帝高陽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漢高祖皇帝漢光武皇帝唐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元世祖皇帝分五室籩太牢一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從祀名臣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穆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

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伯顏凡三十四人列兩廡廡二壇壇少牢一周文王唐高祖及守成賢君令所在有司歲春秋祭於陵嘉靖九年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爲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邱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盡罷公侯伯諸封爵申黨申棖二人存棖去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罷祀林放蘧瑗鄭玄鄭衆盧植服虔范甯七人祀於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從祀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別立祠祀齊公

叔梁紇稱啟聖公孔氏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稱
先賢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撤無繇點鯉從祀明
臣呂坤曰國之大事在祀而須知三十一款首曰祀神且
學古入官惟有兩重夫非人民社稷乎若今之祀事不若
不祀猶免禍於神明耳壇壝廟宇宿莽積塵神主龕籠傾
欹破毀几案皆鳥鼠之踪庭除有人畜之糞及祭祀届期
齋戒視爲虛文執事何嘗告戒拂拭者垢膩重重滌濯者
污濁纍纍菹醢不問熟生犧粢未知精潔連泥帶草之菁
芹含蛀蒙塵之栗棗凡百供陳盡託僕隸師生且不躬親
有司安肯省視不過五鼓排班勉强一拜而已夫須賞下

人猶必有禮乃恭承大祭全不經心鬼神無知祭可已也鬼神有知甯不吐乎此與放而不祀謂祭無益者相去無幾矣夫尊崇功德以勸烝黎祈報春秋以福境土是有司一身神民所依也況修葺整飭為費幾何歷覽嚴督為勞幾何是可苟也甯有不苟者乎

士額　入學額數順治四年禮部酌定大學四十名中學二十五名小學十二名順治十五年會議照萬厤年間入學大府不過二十人大州縣不過十五人滿洲蒙古漢軍子弟有通漢文才優之士情愿作漢文考試者禮部移送順天學院將滿洲蒙古另編一號及漢軍額附下者與漢

人同場考試照文優卽入順天府漢人生員六十五名數內其鄉試時札行順天府將滿洲蒙古另編一號及漢軍額駙下者與漢人同場作漢文考試照文優卽入直隸舉人六十三名數內取中會試時亦將滿洲蒙古另編一號併漢軍各額駙下者與漢人同場作漢文考試康熙八年鄉試將滿洲蒙古編滿字號共取舉人十名漢軍額駙下子弟編合字號共取舉人十名會試時亦另編字號滿洲蒙古取進士四名漢軍及額駙下子弟亦另編字號取進士四名九年二月又議暫將八旗滿洲蒙古考取生員四十名如以後考試之人繁多另議增額　浙江督臣趙廷

臣疏曰國家肇興必由於作人王政開先務期於得士蓋天生人才原以供一代之用故凡小民中有才幹心思者古先聖王必取而養之學校課其德藝貢之於大廷此其意豈僅爲人才計功名哉誠以人生而有才幹心思者叅之以功名則念有所歸擲之於放棄閒散之地而外爲閭里所譏誚內爲飢寒所困逼求其不窮而走險者難矣乃知功名一途所以伸天下之士氣正以柔天下之士心也

臣知

皇上廓淸仕路深慮官方壅滯士數充塞故行嚴於取士之功令大縣十五名中縣十二名小縣七名此眞拔尤選

俊甯倘無濫甚盛典也但念前此取士之額甚廣故盡人皆踴躍於功名之路而無跅弛泛駕之憂目今額數既少天下極大之縣生民不止數十萬中間有才幹心思者甯止十五人七八人乎毋怪乎爲躍冶之民小之舞文健訟大之竊盜蓄奸日復一日有漸不可問者矣臣愚以爲取士之額關一人之功名小關天下之人心大故敢請

皇上從治平起見勅部議增取士額數庶闢門之典廣而風動之休集語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殆謂是與

風俗　康熙四年五月浙江督臣趙廷臣條陳疏稱古人有云奢侈之害甚於天災臣是以惕然於奢侈之不可爲

訓也天地雖有自然之利如百穀出自田野必得胼胝而後成百貨產自山澤必得採捕而後積諸如工賈雜作易米而食伐薪而炊無一不煩經營勤苦而後得財之生也如此其難若用之如泥沙可乎不可乎竊見邇來風俗奢侈一衣服也極其華美庶人僭比公卿僕隸亦衣紬帛亦曾念女紅機匠風雨寒暑一絲一縷之辛苦也一飲食也極其珍錯果殽非異品食物非滿案不敢會賓客亦曾念漁人牧豎寒江蔓草中飧風宿露之辛勤也一器具也極其精工不有奇技淫巧古董玩好人爭以爲鄙賤亦曾念竹頭木屑皆百工拮据手足而成之也一屋宇也極其精美

不論貴賤不分崇卑非裝飾過分人恥以爲簡陋亦會念破屋荒簷有卧溼眠霜而風雨莫蔽者也以及婚必稱貸以求勝嫁必罄囊以飾妝葬竭中人之產傾上農之貲而不足閭閻之侈靡無處不盛百姓之才力無日不消是以庶民向此居鄉必盜士紳向此居官必賄民習之所以日壞官方之所以日貪率皆奢侈之故耳若不亟爲之挽回拯救則濫觴不已物力竭而凋敝乘之彼愚民何知俟其窮困而議撙節晚矣明臣呂坤曰宋儒羅從彥云教化者朝廷之先務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故上有教化則下有風俗俗之美惡其機固不在民也予向巡東省徧訪民間有

憫老父孤寒冬月共榻煖足因妻不悅而遂出其妻者有以二驢趕腳爲生忽被鄰人盜去後事發召之認乃曰渠借吾驢入商不還非盜也而盜遂得免者至於貧家婦女少年守節艱苦終身者往往有之此皆窮鄉遠鎮單族寒丁在彼固不知何者爲名有司亦不知此人爲善及所稱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皆力足以致聲聞或城中之易知者至於鄉飲所舉不論有德無德惟爵位是尊鄉賢所入不論公是公非惟體面是重其樂善好義君子未聞獎賞一人犯法警迹入戶未見示懲一人嗟夫何處無良民何民無良心上不重德而望民之興行不亦難乎　趙季明族

葬圖說宗法之壞久矣人之族屬散無統紀雖奉先之祀僅伸於四親而祖免以還不復相錄能知同亨其所自出者寡矣幸而周禮不泯族葬之類猶有一二存者如祖塋拜掃疎遠咸集餕福祚相勞苦序間闊尚可見同宗之意也但葬者惑於流俗困於拘忌冢墓叢雜昭穆淆亂使不可辨識又或子孫豐顯恥葬下列別建兆域以遠其祖是皆可恨也已今取墓大夫冢人之義參酌時宜爲之圖說藏於祠堂以遺宗人俾凡有喪按圖下葬無事紛紛之說焉蓋家之祭止於高曾祖考親親也墓之葬則以造塋者爲始祖謂從他國遷於此地沒則子孫始造塋而葬者也墓居塋之中央北首妻沒則祔其右有繼室則妻

居左而繼室居右二人以上則左右以次祔焉其有子之妾又居繼室之次亦皆與夫同封按禮雖以地道尊右而葬法周禮昭穆之制昭穆尙左故不得不遵用焉子不別嫡庶不分孰爲妻及繼室所出孰爲側室所出孫不敢卽其父不分兄或弟所生及嫡庶貴賤也皆以齒列昭穆諸子葬祖之東南昭位北首並列以西爲上其正妻繼室有子之妾各祔其夫之東仍皆與夫同封諸孫葬祖之西南穆位北首並列以東爲上妻繼室有子之妾各祔其夫之西餘與昭同凡昭穆之墓每一列自墓分心南北相去各九步法陽數也每列東西則不可預分蓋其所葬人數多寡難於前定也若夫貴之與賤碑表存焉爲人子弟者不可以此而不序天倫也尊尊也知有其祖而不敢私祔其父也曾玄而下左右祔諸曾孫不分何房所出皆序齒列葬子之南玄孫序齒列葬孫之南以其班也左皆日昭右皆日穆昭與昭併穆與穆併兄弟同列祖孫同班在昭位則用昭制在穆位則用穆制也百世可行也六世孫在曾孫之南七世孫在玄孫之南八世孫在六世之南九世孫在七世之南雖至百世亦皆可祔焉昭尙

左穆尚右貴近尊也以近祖墓爲上北首詣幽冥也妻繼室無所出合祔其夫崇正體也妾從祔妻曰合妾曰從母以子貴也有子則然降女君明貴賤也按韓魏公葬所生母胡氏其柩退適夫人之地尺許故今謂凡妾之柩當北正妻繼室稍南與夫同封示繫一人也其黜與嫁雖宗子之母不合葬義絕也男子長殤居成人之位十有六爲父之道也中下之殤處祖後示未成人也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凡已婚娶即爲成人故今以長殤居成人之位中殤已娶亦然其未娶者與下殤葬祖之北祔東殤女葬祖之北稍西祖墓正北不可下穴其地東西空三步象三才也凡殤是祖之子與女其墓去祖北六步若孫則在子之北孫女在女之北曾玄而下皆重行南首每一列自墓分心南北亦相去六步法陰數也蓋昭穆前引用陽數殤後引用陰數凡葬此者男子先歿則居西後歿者次其序東女子先歿則居東後歿者次其西皆不以齒爲序

不以齒不期夭也如弟先葬而留兄之穴則是預期其兄夭殤也男女異位法陰陽也男居祖北之東女居祖北之西而昭穆必以班不可亂也男女雖異位而二位東西相照必使每行共爲一列祖北不墓避其正也嫌其當祖之首葬後者皆南首惡其趾之向尊也嫁女還家以殤處之如在室也按程子曰棄女還家以殤殤穴葬之故今啟穴在殤女位妾無子猶陪葬以恩終也始祖之妾無子者亦陪葬女之西稍北南首子之妾與諸女相直而在祖妾之北孫之妾與孫女相直在子妾之北曾玄以下每列盡然而皆南首先葬者居東後葬者次其西不以娣姒年齒爲序按禮古之公卿大夫爲貴妾服緦士妾有子亦服之則公卿貴妾無子猶服也今之妾其無所出者生享諸母之尊沒與路人不異揆經揆義竊所未安故列諸塋內以廣愛親之意焉族葬者所以尊遠祖辨昭穆親逖屬宗法之遺意也爲子孫而葬其親苟非貧乏之途遠不祔於祖與祔而

不以其倫則視死者爲不物矣其如焚屍沈骨委之烏鳶孰不可忍也尙何望其能事祖與宗人哉嗚呼去順效逆葬不以禮繩以春秋誅心之法其亦難乎免矣

兵部

兵制　順治十三年十月科臣王益朋條陳疏稱我
朝八旗兵制統以固山分隸牛彔有事抽調無事歸旗兵無定籍將無專統法善而詳考諸前代卽唐府兵制也明初自山海以及邊腹建設衛所每省設都司各邊設行都司統設衛所內則總隸五軍都督府五府有掌印有僉書莅以勳舊重臣各鎭總兵皆帶府銜五府左右僉書或奉

勅出鎭各鎭總兵官征勦有功則內陞五府以示優異至
於京城設十二團營以侯伯及戎政尙書領之居重馭輕
內外維繫幾三百年無尾大不掉之患我
朝定鼎止設八旗而五府之制遂廢夫今日八旗之兵即
當日十二團營也團營之提督協理即今日之固山梅勒
也故京營所領與八旗之兵俱爲
朝廷禁旅而五府之設實國家優理武臣內外互用之權
今各鎭勤勞於外披堅執銳爲
本朝除暴靖亂久而不遷非所以慰勞臣之心而兵柄太
隆亦非所以成臂指之勢莫如倣明舊制復設五府或以

內臣出鎭或以外臣內監使各鎭總兵官咸有優監五府之望勢必自愛其功名體統隆而權漸消亦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之意也　按明初立大都督府以姪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因其權太重尋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洪武十三年又以其權統於一衙門設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在外都司衛所其在京錦衣等親軍上直衛又不隸五府若有征討之役以公侯伯及三等眞署都督充總兵官名曰掛印將軍又京營操練之法洪武時止爲五軍營分大小教場與城外城內操練永樂初分爲三大營曰五軍營有步隊馬隊專教

陣法曰神機營皆步隊肄習火器曰三千營皆馬隊專扈從出入管車輦寶纛等事每營以公侯伯三人充提督某營總兵官景泰三年于謙建議於五軍神機三千營中選健銳者合營團操曰團營而原營之名終不改如軍選自三千營團操於立威營卽名爲立威三千營五軍神機亦如之是三營之有團營卽選鋒也蓋兵柄不宜輕假武臣不宜偏重是以明初兵制在內營操官止管操練者無開設衙門亦無印信在內五府有衙門印信理常行政務至於營操非特命不得干預蓋五府三營十二營職掌不相侵也至於出征亦不止大將一人必選二三人名位謀勇

相等者叅用之出師之日賜平賊討賊等印或將軍或副將軍或大將軍隨時酌奥必由兵部題請五府亦不得干預事平之日將歸於府軍歸於營印歸於朝其意可知矣

屯田　康熙六年九月台臣蕭震條陳疏稱臣聞宇宙之內有本富焉用八之力盡地之利因天之時辨其原隰沃野之宜以收五穀六畜之用則就地生財藉田養兵之說也然從古之帝王當爭戰之後即定兵制於禍亂始平之日蓋以其生齒減少土田拋荒可以相度經營爲開疆守土之謀儻遲數十年之後則地盡有主民難數動遂致於煩重扞格而不能行是屯貴及時而定時者難得而易失

者矣臣以今之時度今之地其可屯田者莫如黔蜀蜀爲上黔次之蜀撫疏有遍野皆荒之語黔省查有荒田八千餘頃倘不及今之時蚤爲區畫則以中土之力而奉一隅之區以一百二十餘萬而營地丁三萬餘金之蜀以六十餘萬而營地丁五萬餘金之黔當承平之際年年餽餉月月運糧倘有外省轉輸之苦本省匱乏之憂設遇水旱之災不時之警則民力大詘邊疆騷動將以何者爲先事之圖使之有備無患耶又曰天下戶口經明季凋殘之餘至今未復故各省荒田尚有四百餘萬頃之多豈可行之於兵獨不可行之於投誠乎以每兵五十畝計之如河南荒

地五十萬六千五百餘頃現駐投誠官兵一千八百八十七名應給田九百四十三頃五十畝歲省俸餉銀二萬七千五百餘兩米七千餘石山東荒地三十四萬四千三百餘頃現駐投誠官兵二千六百三十四名應給田一千三百一十七頃歲省俸餉銀四萬一千一百餘兩米九千六百餘石山西荒地一十五萬二千六百餘頃現駐投誠官兵一千一十二名應給田五百六頃歲省俸餉銀一萬三千三百餘兩米三千七百餘石江南荒地一十三萬九千一百餘頃現駐投誠官兵二千一百八十八名應給田一千九十四頃歲省俸餉銀三萬二千四百餘兩米七千六

百餘石江西荒地二萬二百餘頃現駐投誠官兵二千六百二十八名應給田一千三百一十四頃歲省俸餉銀三萬五千一百餘兩米九千一百餘石浙江荒地七千八百餘頃現駐投誠官兵一千六百名應給田八百頃歲省俸餉銀三萬一千二百兩米六千二百餘石以上六省共荒地一百一十七萬餘頃投誠官兵一萬一千九百四十九名應給田五千九百七十四頃五十畝歲省俸餉銀一百八萬餘兩米四萬三千餘石至於福建憑山負海土狹人稠投誠最多米粟最少欲入伍則縣難補完欲墾荒則無地可屯應否再照前例調撥於多荒省分俾得微一視之

仁以益堅其依戴之念合聽該部斟酌至當以為經久之計隨經部覆自康熙七年起每名給荒田地五十畝自撥給之日為始各將本官兵年額俸餉盡行預支以為牛種自次年將餉銀停其支給仍以三年之後照民例起科閩省既無荒田應移駐河南山東所駐地方房屋行令各該省督撫酌定分駐處所預先備辦俟到各該省之日即行安插經過各該省督撫遇水路撥船遇陸路給夫選委能幹官將船夫預行催備跟隨送出該省交界即將日期開明報部至於投誠官家口衆多每五口加田一倍陞選技勇者留為入伍其餘悉令種田州縣官誠能勸墾照民例

加級紀錄如調劑無能聽督撫參奏　九年正月又覆豫
撫郎廷相疏稱各兵餉已用盡地尙未熟不惟來春東作
無力抑且目前枵腹難堪應將各投誠墾荒官兵以到汛
日爲始將所給俸餉按月扣算至年終止其次年正月起
算給全年俸餉庶可以不悞其墾荒俱奉
俞旨而台臣熊焯又疏稱近見邸報墾荒兵丁脫逃不可
勝舉臣思逃亡不可漸長開墾必期圖成彼投誠而來本
無生業地與餉卽其生業主帥領餉給兵有無侵扣不可
知也給兵矣恐此輩閒曠素慣主帥稽察不力或安坐而
費之衣食艱難止有一逃耳大抵新移之民難在創始及

此時而極力開墾數年後生理可復彼自不逃矣不然恐逃之無已也

縴夫　科臣徐惺疏曰奉差官船往來兵船督撫一準部文即行道府州縣派之民間僱覓縴夫每名數兩所費不貲因而貪官蠹役借名加派肥己行私且恐其應付不足甯多勿少以一派十動輒萬有餘人大約一月以前即赴交界之地恐其脫逃閉之寺廟斷其出入在各夫攜帶之口糧有限而差船之到日無期縱有賢令安能一一而飲食之以至飢餓而死者不可勝計此縴夫之一大害也又祁寒暑雨之際或鶉衣號泣僵仆於途又或酷日炎蒸癘

疫遍作誰爲療救倒斃殆半間有忍死以得生全者及至船到之日趕縴則有鞭扑需索則勒常例晝夜不息衣食不充每至前途不能接替一日而馳數百里一人而越數百里以至死於道路者不知凡幾此縴夫之又一大害也

康熙五年八月兵部議得自北往南駐防官兵家口與大兵調防乘坐回空糧船止照依本船水手縴夫每名每日給米八合三勺如本船水手縴夫不足動用該驛額設驛夫果係緊急軍務仍行酌量僱覓事完報銷其自京各處差遣官人臣部於勘合火牌內將船數塡給此有定例毋庸再議其自南往北駐防官兵家口回京大兵調防兵

丁乘坐船隻如逆水頭號船隻坐五十人給縴夫十五名二號船隻乘坐四十人給縴夫十二名三號船乘坐三十人給縴夫九名如順水頭號船給縴夫八名二號船給縴夫六名三號船給縴夫四名除定此三等船隻外如小船儘量乘坐逆水縴夫不過五六名順水不過二三名酌量撥給若小河水順急溜無用縴夫之處仍不準給其該將軍都統將大兵起行日期及官兵家口實數移送該督撫乘坐頭二三號船隻小船若干縴夫若干即行僱覓逐站接替額外多索强行越站倂不肯有司私派累民該督撫即行指名題參重處如該督撫徇隱不舉或被人首告或

科道糾叅事發將該督撫一併議處　六年七月兵部議得嗣後官兵駐防往來公都統兼將軍一百四十名口都統一百二十名口精奇尼哈番副都統及閑散一品官八十名口阿思哈尼哈番固山大參領及閑散二品官五十名口阿達哈哈番及閑散三品官佐領拜塔剌布勒番閑散四品官三十名口拖沙喇哈番二十名口分得撥什庫六品七品官十五名口八品九品等官十二名口撥什庫仍十名口披甲仍八名口照臣部定例撥給船隻車輛其駐防省分官兵家口俱照此定例如有於定數多帶者止照此定數撥給如有少帶者照報數撥給如有家口分留

欲後帶去者將現在定數內人減留後帶去之時撥給驛
站如將現數不減將家口遺留後欲帶去者不准給驛站
其用車船之時將家口細數咨部併報該地方官該管官
查核報送如知多報徇隱不舉者或臣部查出或督撫題
叅將該管官一併議處　七年六月兵部議得除出征滿
洲大兵遵
旨下水仍給縴夫外其一應旗下駐防往回官兵及移駐
綠旗投誠官兵併所帶家口無論往南往北陸路及下水
仍應照舊遵行其上水本船雖有水手若全不給夫恐難
行走多給又恐累民其夫役酌減一半頭號船給夫八名

二號船給夫六名三號船給夫四名至各官兵恐有沿途
遲留糜費錢糧擾累地方相應酌定限期自京起程者臣
部定限自外起行者該督撫定限報部違者臣部參處併
請
嚴飭自南往北大兵併移駐官兵嗣後各遵照定例及原
報人數帶往如有於定例原報之外多帶人數併一應往
回官兵鎖拏拷打越站等情弊者該督撫查參將該管官
從重治罪　本年七月戸兵二部查得順治十七年兵部
定例內雖一千名以上者每夫一名給銀三錢千名以下
者每夫一名給銀一錢五分並未議及一百里作何支給

二百里三百里作何分晰支給今臣等會議得嗣後論其里數一百里作爲一站計算如用夫千名以下者仍照舊每夫一名每站給銀一錢五分用夫一千一百名者每夫一名每站給銀一錢六分用夫一千二百名者每夫一名每站給銀一錢七分每多用夫一百名卽多增銀一分至三錢止庶錢糧不致加增而夫役不苦偏累矣多十里者按其分數增加少十里者按其分數減價如該撫多報冒銷及少算苦民查出從重處俱奉

俞旨欽遵在案河濱窮黎從此永免縴夫之累矣

逃人　督捕查得自康熙六年四月初一日起至康熙七

年三月三十日止八旗共逃過逃人一萬一千二百二十六名口此內未獲馬兵六十七名步兵四十六名漢子四千四百九十七名婦人四百一十四口小子一千一百四十四名丫頭一百二十九口共未獲逃人六千二百九十七名口共獲過節年逃走之逃人併一年內逃走之逃人馬兵三十六名步兵四十四名漢子七千二百二十五名婦人七百九十七口小子三百九十九名丫頭一百六十二口共獲過逃人八千六百六十三名口直隸撫臣王登聯疏曰犯逃之令嚴窩主嚴兩鄰十家長地方遵行以來而人猶有犯者良由逃人踪跡詭祕或居停之倏覓之瞬

息十日遂羅於法臣屬密邇各旗脫逃之衆以一歲計算不下一二千起以一二千窩逃之人累及十家長兩鄰地方人口多寡不等合而計算歲不下數千計本是州縣賦稅力役之赤子出而爲顛沛流離之罪人本籍之戶口已見消乏流徙之地方未必盈滿或畢命於長途或棄塡於溝壑離鄉背井夢魂難返地方官卽欲爲之矜憐但森森逃例孰敢瞻徇由直隸而推之別省甚足爲蚩蚩之民惜矣

欽天監監正楊光先疏曰欲有益於旗下而無累於百姓當先辨逃情之眞僞有主人無恩令男僕趁工婦僕針線逐日歸納例錢稍不如數則毒打不給衣食不能度

日不得不逃者有思念父母鄉土而逃者此二者迫於情而逃者也有主人貧苦串通狡僕故作逃人騙害百姓以養家者有不肖外官齎銀央浼旗友各令頑僕逃往因之詐騙百姓一二年湊足三十逃人不論俸滿即陞者此二者迫於有所爲而故逃者也有奸惡光棍本非旗人充作逃人展轉詐害奪人妻子者有光棍與人有讎來京投旗惡尋一無賴認作逃人稱爲報信及察無逃檔則曰逃時我小或稱我父在屯未遞逃檔者有地方光棍爲非事犯恐受官刑則曰我是某旗逃人官不敢問乃解到部尋一遞檔旗人認以爲主及審姓名不對則曰原在我家是某

姓名逃去改了姓名今某人即某人者此三者假逃人名色詐害百姓者也臣姑舉其七項以告

皇上其餘種種詐害之法不能盡書

刑部

失出　康熙四年三月刑部尚書龔鼎孳疏稱查大清律開載若斷罪失於入者各減三等失於出者各減五等則是失出之罪原輕於失入也今承問各官引律未協擬罪稍輕一經駁查即行叅處承問者惕於功令一切畏縮從重擬以作自全之計但求免於駁叅於一己之功名無礙而他人之性命不暇顧矣昔人云自安之道在人之死

非虛語也隨經議覆如徇私枉法故出故入者法司指名叅處至於擬罪稍輕引律稍有未協遺漏失過等項查明免其究叅即行改正

秋審　康熙七年六月刑部查得朝審日期例應霜降後十日舉行該吏部尚書主筆會審矜疑緩決情眞三項具
題俟
命下之日矜疑者減等具題緩決者仍行監候情眞者刑科照舊三覆具奏俟
命下又開花名本上候
御筆勾除方行處決未經勾除者仍行監候其外省秋決

重犯各省督撫同司道等官會審具題應矜疑緩決情眞者開列三項具題臣等三法司照例覆奏施行 刑部尙書龔鼎孳疏曰同一情眞而有輕重之別其情重者如律文所載立決等項窮兇極惡則當亟正典刑以雪神人之忿若按法難貸論情較輕者如律文所載監候秋後等項則不憚反覆周詳留待秋審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死之且恐法司之耳目有限而必質之多官之廷議以明至公俟之刑科之覆奏以昭至愼古帝王重惜民命於情眞之中尤必委曲分別若此

結案 康熙六年二月刑部覆廣西巡撫金光祖疏稱州

縣官審重案時務必詳審確擬招解推官推官詳審情罪不符者始駁州縣官如州縣官復審不明混解推官推官卽行審明招解臬司臬司詳審情罪不符者亦駁推官推官復審不明混解臬司臬司卽行審明詳報督撫督撫細核如有情罪不合者不必駁推官州縣止駁臬司臬司復審不明混報督撫督撫卽行審明確擬如有草率游移引律不合者開列承問各官職名一併題參如有徇庇賄託等弊另行糾參

本年六月刑部疏稱直隸各省民間首告事件凡關强盜人命重情者以首告到官之日爲始定限一年務要具題結案如案內或因正犯及要證未獲情

事未得眞確者該督撫題明寬限若並無可俟之處復因有一年之限遷延日期以致遲久者從重治罪各省府州縣併推官自理事件俱限一箇月內審明結案若案內隔地提人行查俟人文到日爲始再限二十日審明結案至於該督撫批審事件限一箇月審明詳報若案內提人行查以人文到日爲始再限一箇月審明詳報該督撫察明速結俟年終該督撫將府州縣併推官審結事件查明若有遲延隱瞞情弊借端違限者題參議處

工部

河道　漕事莫多於東南東南數千漕艘僅取道於淮之

運河其爲河也兩岸相距至寬不過十餘丈窄處僅橫一舟而已　康熙五年正月台臣李宗孔疏稱漕河自淮安山陽縣至江都邵伯鎮二百六十餘里河東有堤與河俱長卽現在鳩工修補之漕堤也堤之東係高郵江都興化寶應泰州鹽城山陽各州縣民田地形低窪如在釜中全恃此堤護七邑之居民障二百餘里之湖水水漲堤潰則糧艘有傾阻之虞居民有淹沒之患　六年九月台臣徐越疏稱黃河自北而東淮水自西而東淮安府淸江浦地方夾於兩水之間緊貼郡城卽是運河臣見此地形勢自奶奶廟至天妃閘約三里而遙其北岸名爲天妃壩內爲

運河外爲滔天之黃河內外相距不足二三丈也其南岸名爲遙灣卽文華寺一帶地方內爲運河外爲滔天之淮河內外相距亦僅數里耳此兩處稍有疎虞則黃淮合而爲一無所謂天妃閘矣無天妃閘則無運道並不能保有淮郡民生蕩溺又不必言也　又查天妃閘之內舊有五閘蓋恐黃淮二水沖入內河沙重流緩勢必淤塞運道爲害非輕故前明臣平江伯陳瑄特建五閘啟閉以時鎖鑰掌於漕臣啟閉屬之分司過淮將畢卽行固封所以謹防泥沙之灌入也又慮水發溜急閘門啟閉難施乃就閘築壩以過水沖一應官民兵船悉令車壩年年水發恆在六

月下旬漕運限期又定在六月前盡報過淮所以舊例築壩自六月下旬以至九月秋深霜降不過三箇月之期其餘月時卽去壩用閘啟閉如常是不便於民船之直達者無幾時而大益於漕政之疏通者則永遠也　六年六月通政司經歷王明德疏稱漕河一線從前定制沿河額設淺夫嚴飭限程惟令濬河使深幫堤闊厚不許堤上加高致令運河受水無地不知孰淺孰深至明末法制浸敝濁水直入內河全河盡淤新舊相承遂忘漕規定制嗣後一切管河官吏又復止知增堤並不濬淺殊不知漕堤日增而日高則漕河日淤而日淺　八年正月戶部會議看得

運河自高郵州所屬清水潭起至天妃閘止處處淺窄堤岸亦處處矮薄應該大挑修理堤岸自高郵至江都河身雖深其矮薄之堤岸總應交與總河確估需用錢糧具題興修

康熙七年十一月科臣李宗孔疏稱淮水舊由鳳泗自老子山北直出淸口與黃水會流入海此歷年北流之利安瀾便漕之故道也自老子山南周橋閘翟家壩一帶注射高郵寶應邵伯諸湖而下流阻於漕堤曾無入海之路以致每年潰決此南流之害淮揚七邑被災之由也　台臣徐越疏稱黃河水勢本强淮河水力原弱前人借兩水以

濟運必欲助淮力得北而與河爭先防阻淮水趨南而與湖會何也近黃河者有睢水埠子湖等水其勢甚大且遇黃水一漲則能與此水相聯倘使此水無堤以擋之直下而東則中阻淮水北行之道淮水半趨而南而奔入清口與黃河相離距者非全力矣其北道者無全力則爲黃水所阻不能入河濟運其南趨者且匯諸湖之水漫溢於周家橋一帶爲高郵寶應山陽各地方肆其淪胥之患　九年三月總河督臣羅多親至歸仁堤勘閱石工長四十餘里北面甃石盡已崩頹入鋪決口一處計六十三丈深二丈有奇本堤所以捍禦黃水睢水湖水使不得南射泗水

并攻高堰而又遏睢水湖水使之并入黃河益助衝刷關係最爲重大自堤決之後水與洪澤湖相連一望汪洋由翟家壩漫流於高寶諸湖揚屬下流各州縣被災尤甚此堤誠宜修復　科臣李宗孔隨條陳疏稱歸仁堤與高堰相爲表裏原爲濟運道而救水災今本堤不塞不能刷黃河之沙以濟運道勢必年年挑濬上費帑金下勞民力其害一也本堤不塞水與洪澤湖水相通淮揚兩府州縣必被水災田禾不收屋廬倒壞勢必風餐露宿兒啼女號坐塡溝壑其害二也本堤不塞兩府州縣錢糧難完屢荷皇上有議蠲議賑之仁終無補百姓益深益溺之苦其害

三也本堤不塞今八鋪一處已崩決六十餘丈矣年復一年日有毀壞決口日大水勢日狂倘遇大水漲發高堰翟壩必不能保高堰翟壩若有疎虞淮安一帶地方勢必盡爲魚鼈而運道阻矣其害四也　戸部會同總河總漕等親到淮安屬鹽城縣地方看得石𥗴天妃二口所出之水俱由新洋港流入於海此二口原係洩水之處今此河四十里之外被沙土淤塞浮面仍有微水徐流此處挑挖則水可以盡行放出若於原河淺處挑挖紆細遙遠故對直丈量計長五里共九百丈面闊四丈五尺底闊一丈五尺深一丈五尺每日挑挖用夫一萬八百名大約十五日可

以完工每夫每日給工食銀三分計需銀共四千八百六十兩務將積水放出俟水出完之日將挑挖盡頭之處卽行堵塞嗣後若遇大水將此堵塞之處查看放出俟出完之日仍行照舊塡塞可也　戶部又會同總河總漕等親到揚州府屬興化縣白駒場地方看有閘口四座此口所出之水俱由斗灣河流入於海原係洩水之處因康熙二年禁海遂用土塡塞今若將此四口開放再於三十里之外所有高埂寬闊挑開則此水可以出去俟水出完之日將此所挑埂口照舊塡塞至此四閘不可永遠堵塞嗣後應照前例閘口置板欄擋若遇水發卽行放開如無水時

則行關閉如此即偶遇水發亦不致渰沒矣

順治十七年十月台臣余縉疏稱大禹治水首稽疏瀹決排而未嘗有修堤築塘之事況河自滎澤以下土疏善潰苟不順其性而利導之則雖築堤如山終不免潰決之患葢河流冬春之交大抵歸灣回溜侵刷堤根其水勢行緩之處必淤成灘洲灘南則水射北灘北則水射南勢使然也及夏秋水至河勢高於平地前此侵刷之處竟成頂沖其悍浩洶洶之勢如以鐵騎擣孤虛焉有不克所願先期相度於水汛未發時鳩集丁衆豫鑿灘洲壅阻之區引爲支流俾水勢漸從始可於受沖之處下埽加土以圖堅完

但挖河之工尤貴迅速非豫為估計則河水一發無從措

手請

勅河臣每歲於水落之後先議疏濬後估堤工則緩急有序必收事半功倍之效矣　康熙七年六月總河楊茂勳疏稱黃河禹績原北入海自南徙以後始東行而入安東之海元明以來藉為運道其經由河南山東以訖江南水源既高而且沙水相半奔騰洶湧常苦淤決以為城郭民生運道之患故前人倣禹貢九澤既陂之法每年頂沖切塌緊急危險之處估辦夫料搶救名曰歲修而此外於近河則築纓堤稍退則築月堤離河三五里又築遥堤更遠

爲重門禦暴之防則築大行堤附近城郭則築護城堤猶恐水勢橫暴中間又作格堤及相有洩水處所卽築減水石壩以殺其怒載在紀志班班可考歴年以來止於緊急工程估計歲修而於沿河上下遥月等堤壩悉未議及修葺良以歲修之外人力惟艱故遂有所不暇也年深歲久所有堤壩十不存一二甚有蕩然圮廢僅存其名者一經水發遍地汪洋無所底止卽

本朝開國以來亦屢見衝決旣決之後水不歸漕四散漫衍以致河身益復墊高問諸長年故老向之舟行河內梔在堤下者今且徑直浮於岸上是黄河高下今昔情形不

同如此臣思所以長治之策舍前人築堤束水之外別無良法蓋底墊乃潰決之由而所以潰決實堤壩毀壞之由及今不治爲患滋大今除每年照例歲修外必於黃河之南北兩岸凡舊有堤壩處所槩加繕治應幫厚者幫厚應加高者加高應增築者增築各於農隙之時責成各該地方印官量起民夫交付河官分別緩急按境修理一遇農忙仍各散歸則於使民以時之中計其成功自收河道安瀾之效誠目下舉行吃緊之要著也若董口爲黃河入口之所亦以河身墊高水一略長即被倒灌又舊有直河一堤攔截黃水者亦久圮廢以故黃水從旁朌內灌入董口

每歲淤墊必須挑浚但直河一堤長五十里倒行浸灌日夜無已欲築則工大而堤難即立欲待黃水消落展轉需時且一口豈勝兩處倒灌將來勢不全淤不止則董家一口似難復用而入口要路豈容中阻查董家口右相連河道處所有駱馬湖去直河頗遠河大水深止因內無縴道是以向來置而不用今若於湖內添築堤岸一道則縴挽有路空重可行即黃水漲來淸水可以平抵而遠運可無淺澀之事更免年年動夫挑挖之勞此議通變而酌董口之一著也　九年二月工部議得總河羅多會同總漕帥顏保疏稱臣等踏勘駱馬湖水勢浩大縴道爲難挑築至

董口故道止因黃水倒灌遂致淤塞條堤俱已圮廢今將此處復行挑修但工程一時難完明歲重運已迫暫將駱馬湖東邊挑河一道接濟來春行運所用錢糧無多且可以剋日告成應如該督所請

康熙五年四月總漕林起龍疏稱濟甯至臨清四百餘里地勢雖係建瓴查東平濟汶之間有諸湖焉謂之水櫃澇則引水入湖以預瀦蓄旱則開湖入運以通漕舟如安山湖明萬厤十七年題修土堤共長四千三百二十丈又於似蛇溝八里灣建閘二座以便蓄洩此湖若得預為收蓄卽可緩急利涉不愁天旱矣又馬踏湖萬厤十七年挑築

土堤自弘仁橋至西王廟止共長三千二百一十三丈以便存蓄濟運又南旺湖萬厤年間開濬湖中渠道加築南西北三面舊堤長一萬二千六百丈又添築東面子堤長七千一百八十八丈又於五里鋪建石壩一座長五丈以便存蓄濟運又蜀山湖萬厤年間修築舊堤自馮家壩起至蘇魯橋止共長三千五百一十丈東北納水之處密栽水柳以爲界限免致奸民侵占以便存蓄濟運至於馬場湖萬厤十七年題修東面新舊堤共長一千六百二十丈西北受水之處栽植封界高柳以便存蓄濟運更有各湖高下相承之地當年築有東湖子堤堤以內永爲水櫃堤

以外方作湖田限界分明內外有辨奸民難於侵占官司易於稽察大抵子堤之設不惟豪民不得私占而堤高則水深緩急亦可恃以無恐此設立水櫃之舊義也又有二百五十餘泉爲之接濟諸泉之責成則在各有司管理查坎河泉起至洌泉止共十七泉屬之東平州濼澢等三泉屬之汶上縣柳青一泉屬之平陰縣開河等九泉屬之肥城縣柳泉等十二泉屬之甯陽縣黃溝等三十八泉屬之太安州小龍灣等十六泉屬之萊蕪縣和莊等十四泉屬之新太縣兗州府滋陽縣則有紙房等九泉矣鄒縣則有三角灣等十三泉矣曲阜縣則有近温等二十泉矣泗水

縣則有魏莊等五十八泉矣濟甯州則有馬陵等三泉矣魚台縣則有中溢等十四泉矣滕縣則有三里等十八泉矣嶧縣則有搬井等五泉矣此外仍有支分之泉處處皆有濟運之水濬則通不濬則不通此定然之理之勢也奈何近日湖泉之地多被勢豪土棍兼併耕種既種其地安享膏腴之利必思所以據而有之於是或旁阻水渠而不容入或暗決河岸而使之出或陰壅水埂不濟漕而灌田致於扼漕河之吭而斷其咽喉以致年來水櫃日小泉流日微無水濟漕則當日特議設此水櫃何爲也哉所以昔人濬泉之令不在春而在冬者水歸冬旺

也蔵瀦之役不嚴於夏而嚴於秋者收水之時也去秋雨澇之年閘河如此艱難若遇大旱不知更當何如是此閘河旱潦皆為無用之物矣無窮大水涓滴不收止靠一綫河源雨不以時則又歸咎天旱竟不尋原問委不幾坐誤儲稽乎且京師億萬滿漢官民皆仰給於東南漕糧關係何等重大則濬泉清湖之議何可時刻緩乎泉一濬湖一清不惟可濟目前之運更可以裕千百年之利賴矣

科道

康熙七年四月吏部議得行取官員停其定數不論中進士舉人與否有卓異薦舉無錢糧盜案者開列職名咨送

若無將歷俸三年無錢糧盜案才能夙著者開列職名咨
送到部詳核具題行取來京候
皇上考選註冊候缺照名次題補　吏部爲請
旨事奉
旨董漢策著以科道員缺試用台臣甯爾講糸疏曰臣入
署辦事人言嘖嘖咸云有原任浙江湖州府烏程縣役潘
村巡檢陳其忠將董漢策具告通政衙門狀稱董漢策曾
改名董人偉謀充原任江南提督梁化鳳標官又稱於康
熙二年董人偉即董漢策與陳應龍互相叩
閽曾經鎮浙將軍等將漢策夾審禁獄擬漢策越行叩

闕之罪責四十板具題結案刑部有卷可查其事之眞贋
臣亦不敢遽定但臣愚以爲所謂隱逸者懷才抱德之士
伏處巖穴從未肯輕至公庭干預外事若董漢策果卽董
人偉則是前日之董人偉更名易姓奔走於提督之門者
卽今日之董漢策明目張膽濫厠於臺省之列者也況曾
經夾審會經擬罪而乃謂之山林隱逸甚足羞當世辱士
林矣且我
朝定鼎以來應山林隱逸之
詔者獨董漢策一人若使可否莫辨賢愚溷淆垂諸史冊
又何足以光大典乎今陳其忠董漢策俱在京師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勅部密拏陳其忠併董漢策嚴加察審如果董漢策出身不正立賜斥逐庶不至以求賢盛典爲奸邪倖進之階倘陳其忠妄言生事即加以誣告之罪明正典刑不特人心大快亦且國法攸彰矣後經部覆察處董漢策遂不復用　科臣楊雍建疏曰臣見台臣胡疏稱言官糾劾照依督撫按之例務須明開係某處某人揭報等語隨經部議覆準臣愚以爲布揭斷宜嚴禁而據揭未爲定論也蓋言官與督撫按異督撫按之舉劾可以據揭而言官之糾參不可以據揭

也督撫按身歷地方所據以舉劾者由司道府廳之揭報是官揭也若在京科道從無據揭糾參之例今日明開某人揭報其人非謀詐即挾仇大約光棍居多耳奈何以言官而據光棍之揭耶吏治之壞由官邪也或其人果不肖乃以無人據揭而不敢斥其非未免阻言者之氣否則彼具一揭焉據之而指參此具一揭焉據之而彈劾草野刁頑進而淆是非之柄豈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哉夫借端誣陷揑造事款稟奉

諭禁炳若日星臣恐據揭糾參其端一開而誣陷之風揑造之術自茲不可窮詰矣雖曰出名具揭與匿名不同然

姧民何知自愛旣欲乘機而肆害不難舍己以陷人匿名之計不遂勢必出名具揭公行無忌迨審明而後治罪亦已晚矣

政學錄卷一終